



童心理

## 時光的塵埃

如果這世上，有最幸福的事情，於我，便是可以閉上眼，化作一粒種子，飄落進時光的塵埃裏。每一粒塵埃，都是一個小小的空間，被陽光填滿，泥土的芬芳、春天的水汽，清新無比。我睜開懵懂的雙眼時，無須鏡子，亦如目光有多麼清澈和鮮亮。在時光的塵埃裏，我可以幸福地游弋。

世界太大，也太喧囂，而我只需要一個小小的、小小的空間，就夠了。在塵埃和塵埃之間，我能夠坦然地接受歲月的改變，以及那些改變在自身的心靈、精神乃至肉身上留下的痕跡。多麼希望自己從來沒有長大過、多麼希望自己從來沒有改變過，那一份童心啊！應該是我永遠都不會捨棄的東西。倘若，我可以在增長閱歷的同時不圓滑世故、在遭受不公的同時不懷疑人性，那麼，每一個夜晚，我都可以回到那小小的空間，褪去疲憊的軀殼，鑽進時光的塵埃裏，幸福地安眠。

每一次搬家，都在問自己，究竟需要多大的空間才足夠。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城市，在那些劏房和別墅可以一街之隔、毫不違和的社區，安置肉身的空間，永遠是一個慾望和情感交織、理性和感性博弈的應用題。計算與算計，在一呎一吋的空間裏，永無止息。而安放我們的精神，究竟需要多大的空間才足夠？一個小小的、小小的空間，就足夠了。那時光的塵埃，漫溢着最幸福的安穩、最溫暖的慰藉、最豐富的人生況味、最深刻的精神財富。如果再奢望多一點點，倘若有另外一粒塵埃願與我一路同行，一同安放我們的心，就是上天最好的賜予。

人生四季，陽光注定不會灑滿每一個日子、每一個角落，但我們可以在每一次回歸時光的塵埃裏洗滌心靈時，堅信淡泊之中必有春光永駐。



他鄉港聲

梁家信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以下是虛構但很有可能在近未來會發生的故事：

2027年的初春，深圳南山，細雨濛濛。

我站在「智體·灣區」OPC社區的玻璃幕牆前，看着樓下送外賣的機器人。這裏從傳統的寫字樓改造成全中國密度最高的「單人獨角獸」孵化器，聚集了超過一千個像林一這樣的「超級個體」。

林一，「00後」，香港理工大學畢業，典型的「深港雙棲」青年。他握着深圳政府發放的「百萬算力券」和「50平米免租空間」的鑰匙，卻在創業的第三個月陷入了迷茫。

3個月前他還是那個意氣風發、誓要用AI自動化工作流程顛覆旅遊業的極客。他開發了一套Agent系統，能在一秒鐘內規劃出全球任何城市的「最優省錢路線」。但數據很慘淡。

「梁Sir，我不明白。」那天在OPC社區的共享咖啡廳，林一頂着兩個黑眼圈，那種焦慮我太熟悉了，「我的代碼完美無缺，我的Agent 24小時不睡覺幫客戶比價，為什麼沒人買單？」我搖着紅扇，指了指窗外：「因為你只看到了『術』，沒看到『道』。現在的遊客，誰缺那幾十塊錢的攻略？大家缺的是『魂』。」

「林一，現在的九紫離火運，火主精神。你要做，就做「情緒價值的各種數字化供給」。」一周後，林一閉關出來了。他徹底重構了項目，不再叫「省錢遊」，改名為「靈境·鄉愁」。

這一次，他使用的是最新的「氛圍編程」。林一像導演給演員講戲一樣，對他的AI智能體下達指令：「Agent A

（尋根者），你的任務是閱讀目標村落所有的縣志、族譜。你要像一個離家50年的老華僑，帶着一種『近鄉情更怯』的謹慎去提取數據。」

「Agent B（魯班），根據無人機掃描的點雲數據，重建宗祠。記住，牆角的青苔不是髒，那是時間的痕跡，由於南方潮濕，光影要偏冷色調。」

這才是AI時代的「人機結合」。林一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項目的第一單，來自一位居住在馬來西亞的第三代華裔老人。老人想看一眼廣東梅州深山裏早已坍塌的祖宅。

林一啟動了他的AI自動化工作流程。第一步，「尋根者」智能體在互聯網的汪洋大海中，抓取了該村落所有碎片化的照片、文字紀錄，甚至幾十年前的衛星圖。第二步，「魯班」智能體開始在虛擬空間中搭建骨架。但在第三步「聲音」卡住了。林一想復原祖宅祭祖時的聲音氛圍，但他手頭的音頻模型全是標準的普通話，根本沒有那個村落獨特的客家方言吟誦調。

這就是OPC社區的威力所在。林一在OPC內部的協作網絡上發了一個「懸賞令」。僅僅3分鐘，蘇州OPC社區的一位專門做「非遗昆曲數字化」的女生接單了。她的AI模型專門訓練過古漢語發音韻律。緊接着，杭州OPC社區的一位做「絲綢紋理生成」的小哥，主動提供了祖宅帷幔的物理渲染參數。

深圳、蘇州、杭州，3個相隔千里，在雲端瞬間組成了一個「臨時特別行動組」。

林一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的背

後是整個國家的數字化新基建。交付的那天，我特意去了林一的工作室。屏幕上，那座坍塌的宗祠重生了，充滿了一種說不清的「氣場」。

當遠在馬來西亞的老人戴上VR眼鏡時，畫面裏有修復好的雕樑畫棟，更傳來了AI合成的、地道道地的客家話祭文。那聲音蒼涼、悠遠，伴隨着遠處隱約的雞鳴和鞭炮聲。

視頻連線裏，我看到那位80歲的老人，手在顫抖，想要去撫摸虛擬空間裏那根熟悉的柱子。「阿爸……」老人突然跪了下來，對着虛空，泣不成聲。林一坐在電腦前，摘下耳機，眼眶也紅了。屏幕上，後台數據顯示，為了這一刻的「氛圍」，他的AI Agent大軍在後台進行了三千萬次的迭代運算。「梁Sir，」林一轉過頭看我，眼裏有了光，「我原本以為我只是在跑代碼，但剛才那一刻，我覺得我在積功德。」

這是2027年發生在深圳的一個小故事。林一成功了，他現在已經拿到了三輪融資，AI就是他的千軍萬馬，OPC社區就是他的糧草大營。

AI沒有讓世界變冷，反而讓那些失傳的「溫情」得以重現。林一用AI修的是虛擬的廟，是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那條不斷的根本。



●林一用氛圍編程在數字修廟。

作者供圖

## 新年禮 創作三顏色



心窗常開

近日我受邀審評了粵港澳小學生同題創作大賽的作品，感到參賽的少年兒童圍繞此次大賽主題「尋找自然守護者」都用了心思，緊貼各地題材特色來書寫，發揮得非常好。

這個關注環保的主題，是現今世界各國人民必要關注的大主題，是人類和自然和諧共生的一个重要課題。粵港澳各區參賽作品各有優點，色彩繽紛，我借用3個顏色來代表我的欣賞和感受：

紅：第一是熱情的紅色，在作品的字裏行間，我看到學生們火紅的心，對自己的家國，及整個地球環境保護的關心，愛心；在頒獎禮的訪問中，我聽到有學生為了收集材料，在植物公園留了一整天構思，真是太棒了。

藍：第二是藍色，像大海有波濤，我們要求作品不只是平鋪直述，要有波瀾，因為要用故事形式來寫，要起承轉合，合理吸引。有一些作品資料很豐富，但是欠缺了故事性，獲獎的作品則是能將知識和故事有機地融合。

綠：第三是綠色，這是植物的青綠色，綠色也是指行文的清新，文字要有新鮮感，不抄襲，不俗套，尤其是不可以抄AI，要精煉你的文字，寫好了要懂得修改文章，把多餘的刪除，文字要簡潔。綠色，這顏色更代表作品要能綠化心靈，清晰地帶出主題的訊息。

此次獲獎作品中，很多學生第一身書

寫自己要成為自然守護者（如拯救海龜、白鸞），亦有一些另闢蹊徑，例如擬人化身為一株新疆草草，幽默地說自己被沙塵暴怪、曠野烈日怪和沙漠缺水怪這「三大怪」弄得差點枯死，幸好由天山被送到了華南的育苗園，得到保育專家的照料，心懷感恩。寫得很有新意，巧妙地將自然和現實的知識融入故事，環保主題突出，又富有童趣。各篇佳作行文之間都流露出小作者對大自然環保的關心，啟發讀者積極守護自然的思維。

好的故事令小朋友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並在閱讀中有所發現，翻閱這些充滿自然關懷及生命力的故事時，願小讀者 and 主角一同體悟生活，保持對大自然的愛護，對生活的嚮往。期待得獎的故事不久結集成書，我們把這些好故事推廣開去，讓更多人加入，成為自然的守護者，共勉！



●筆者與香港的獲獎學生。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發表政府工作報告，傳媒報道曰：「……要深化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傳承發展粵劇粵曲等文化精粹，守護好粵語這一廣府文化的活態載體，讓嶺南文化成為全球華僑華人加強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紐帶。與此同時，廣州推動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協同共興，加快文商旅體融合發展。更好發揮對外文化交流門戶作用，提升國際交往中心城市功能。」

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之後，開疆拓土，平定嶺南，置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轄今天廣東省大部分地區，郡治設在番禺縣。此後隨着歷史的發展，古書上常見的南海、番禺兩地大致等同於今天的廣州。明清設兩代廣州府，所謂「廣府文化」中的「廣府」，即是廣州府的簡稱。截至清末，廣州內城的治安分別由南海、番禺兩縣承擔。據廣州父老憶述，稱為「捕屬南海」和「捕屬番禺」，有點似今天香港分成好幾個警區，由不同警署執法。

近代廣東福建兩省不少同胞到南洋謀生，然後落地生根、開枝散葉，來自各方言區的同胞有不同的目的地。今時菲律賓賓多福建人、泰

國多潮州人、越南多廣府人、印尼多客家人，而馬來西亞則各處人都有。發揚粵劇粵曲等嶺南文化精髓，除了是傳承廣府的優質文娛活動之外，同時是傳承中國古典文學和古漢語文化的其中一項重要載體，亦是團結海外廣府僑胞的超強凝聚力。

孫市長這番講話，正面澄清了流傳甚廣、指中國政府有意打壓方言的謠言。倒是香港曾經有人打着研究粵語方言的旗號去推動分離主義，惡意製造兩地矛盾，這些劣行從此休矣！市長又提到「文商旅體融合發展」，這又令人聯想到2025年如平地一聲雷爆發的蘇超、湘超等省級足球比賽而催生文旅經濟的內循環。如上種種，對於我們香港的「相關對口單位」應該有很大啟發作用。

因為歷史原因，於解放後前三數十年間，香港一度是粵劇粵曲文化發展的重心所在，其餘時間則百年來都是粵港澳等地合作無間。今時西九龍文化區似乎未有善用廣府文化遺產，反而斥重金購入與香港、與廣東、與中國「沒有半毛錢關係」的外國貨，但是到了要辦活動、催谷人氣時，還不是乞靈於我們「廣東大戲」（廣府人對「粵劇」的敬稱）？

## 畫家柳毅的柔情似水



余似心

剛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的「香港·泉州國際水彩巡迴展」，請來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水彩畫家參展，展品豐富。當中更邀請幾位即席示範，讓香港的藝術愛好者有絕佳的觀摩體驗。示範者中包括在內地水彩界名聲響噹噹的畫家柳毅，他的示範作品令大家拍手叫絕！

柳毅老師是上海人，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藝術系和中國美術學院水彩畫高級研修班。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上海美術家協會理事等眾多公職。他畫畫的題材有許多，最愛的還是人物寫生，尤其是芭蕾舞的表演者。他經常在各地與出色的芭蕾舞者會面，並邀請她們作為寫生對象。他的芭蕾舞系列，透過水彩那流動、柔和、溫婉、色彩豐富、虛實結合、意境變幻的特性，與舞蹈韻律配合得淋漓盡致，尤其是芭蕾舞裙的輕紗擺動，在他筆下更顯丰姿綽約。

除自我創作外，他便是教導學生，扶植後輩。他的仰慕者眾，散居各地，難以追隨學習。香港的仰慕者如我者流，都會留意網上消息，知道柳老師在哪裏開班設教，便盡量休假前往學習。之前他曾在廣東省多個地方如江門、深圳、

南澳等地租來酒店，每次約十天，幾十名學生從各省各地前往學習。早上聽老師講解繪畫技巧，下午看他示範模特兒寫生，晚餐後學生自行練習。有些學生如影隨形，柳老師哪裏教，他們便到哪裏學，管他遠至新疆、西藏。這些師兄師姐的功力可了得，也是我們的學習對象，更是鞭策者。我十分喜歡這類的學習「營」，從早到晚沉浸於寫畫中，用膳時間結交新朋友，課後偷空閒逛景點。柳毅老師不吝賜教，每個學習旅程都是一趟大豐收。

人物畫是柳老師的強項，今次在中央圖書館的人像寫生，短短時間便把模特兒的神韻氣質，描繪細膩出神入化。



●名畫家柳毅在香港的水彩畫示範作品。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包括「油膩」。刷社媒，看到有熱帖在討論「油膩女性」。這個被中年男人含淚背負了多年的「專屬標籤」，如今已被公認為是全性別痛點。那麼，今天就聊聊油膩的人有什麼共性吧！不分男女。

起初，我們以為「油膩」的問題出在物理層面：肥了，禿了，老了。但很快我們發現，物理上的肥胖、髮量減少和年齡增長並不必然導致油膩。許多身材圓潤的人依然清新可愛，許多光頭細辨依然真誠動人，許多大叔瓊姐甚至爺爺奶奶出走半生/大半生依然是少年。反之，不少瘦子和髮量王者，甚至是年紀輕輕的高顏值明星，卻油汪汪得炒盤菜都有富餘。於是我們明白，真正的「油膩」，是來自精神上的脂肪堆積，是來自靈魂裏那層厚厚的包漿。它關乎心態，關乎修養，更關乎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在小裡看來，油膩人最主要的表現就是「過剩」。

首先是「表達過剩」。油膩的人，往往失去了傾聽的能力。二者以上的場合，他們永遠是喋喋不休的那個人。他們熱衷於給年輕人「上課」，不論對方是否需要。這種好為人師並非出於善意，而是為了確認自己的優越感。他們喜歡用「想當年」開頭，用「你不懂」結尾，中間夾雜着半生不熟的宏大敘事和經不起推敲的江湖邏輯。你若試圖與他們探討一個具體的問題，他們就會給你拋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庸俗哲學。這種強行輸出價值觀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精神上的侵犯。黏糊糊的，甩不掉。

其次是「世故過剩」。世故與成熟是兩碼事。世故流於圓滑，成熟是知世故

而不世故，是歷經滄桑後的天真。而油膩，正是看不起成熟而奉世故為勳章。油膩者，眼中沒有純粹的事物，只有利益交換和人情勾兌。

他們喜歡在言語間暗示自己「上面有人」、「路子很野」，熱衷於展示自己與權力的親密。在他們看來，規則是給傻瓜遵守的，而他們是那個可以遊走在規則邊緣的聰明人。這種對「潛規則」的過度迷戀，讓他們看起來像是一個時刻準備着鑽營的投機分子。最後，也是最核心的，是「自戀過剩」。

真正的清爽，源於自知之明，油膩正是因為失去了這面鏡子。油膩的人，往往對自己缺乏清醒的認知，更看不到外界的反饋。他們沉浸在一種虛幻的自我滿足中，覺得自己風流倜儻、充滿魅力，或者覺得自己看透紅塵、智慧超群。他們堅信自己的地位、財富或閱歷構成了某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那麼，我們該如何避免成為一個油膩的人？

那片薄荷葉就在於「做減法」。減去不必要的說教，學會閉嘴和傾聽；減去虛偽的客套，保持適當的距離和真誠；減去過度的自我關注，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和更具體的人。

同時保持對他人的尊重，保持對未知的好奇，保持一點點少年的羞澀和敬畏。當你不再急於證明自己，不再試圖掌控一切，不再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巨大的名利場時，肥青自然慢慢消融。

最後想說的是，油膩其實是中年人，或者未老先衰的年輕人面對無力感的一種應激反應。他們試圖用厚厚的油脂包裹自己，以抵禦歲月的侵蝕和被邊緣化的恐懼。但真相是，只有保持靈魂的鋒利，才能真正撥開生活的迷霧啊，不是嗎？！



信而有征

劉征

最近一個有意思的網絡故事叫App「死了麼」。一開始看到這個新聞，以為是一個什麼玩笑，後來發現竟然是真的。一個軟件，不嫌晦氣地給自己取了一個不吉利的名字，但是內容卻很溫暖。它應當是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個孤獨症的共鳴者。然後，在程序上，設計了一個有趣的互動。就是每個下載了這款App的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每天去打個卡。倘若在一定時限內你竟沒有打卡，App就會去聯繫你的親朋好友，說你出事了。這聽起來頗有些心酸。就好像在茫茫人海中，竟無一人可以託付信任，只得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於是，這款不吉利的App因為它的這個作用而走紅，現下下載量相當可觀。

我想，也不全是些孤獨的人出於真正的窘境在使用這款應用。大抵是它喚醒了一種都市冷漠症的情感共鳴。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有人去呼應一種叫做孤獨感的都市微觀情緒。有一個相對小眾的韓國品牌名字忘記了，它的Logo是一個正方形上面有三條短橫線，兩條並列的代表眼睛，下

面正中一條代表嘴巴。這個品牌還是我在娃哈哈任市場部副部長的時候團隊成員黃雯婷介紹給我的，當時我們計劃和這個品牌合作，做一款有感情的水。不過最後沒有成功，因為一條創意在理念上或許比較容易實現，一旦要將它變成現實，就會遇到各種複雜的情況。就像這個概念，倘若我們要為它設計一款瓶子，那需要重開一條生產線，一條生產線兩千萬，相當於開一間中型公司了。最後想一想，還是算了。

但現在我有些後悔。因為我發現這條路很可行。後來，我們就陸陸續續看到喜茶的成功。它先是依靠飢餓營銷開創了事業，繼而開了一間快閃店，叫做喪茶，去呼應都市人那些負面的微觀情緒。從那時起，喜茶就更立住了腳跟。這個喪茶用一種別致的二元對立讓喜茶的「喜」字變得更加突出。更重要的是，喜茶很懂人性。它的一系列操作實際上都是從人性當中最一般的需求出發，甚至是從那些很容易被壓抑的負面情感需求出發，並利用商業操作使之變為流行。如果這樣去看的話，我們也能解釋為什麼拉布布在一段時

間內迅速崛起，成為泡泡瑪特最出名的IP。說到底，拉布布那嘴角一抹邪惡的笑，正映照了人身上的某種陰暗面，它因其看起來有些不太主流，就喚醒了個體特立獨行的自我認同。

今天忽然看到一款同樣類型的App在全球走紅，其實這應該是呼應了一種現代性的都市疏離感吧！這時候，我就想到王家衛的《阿飛正傳》，當中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詞，說這世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牠一生中唯一一次停歇，就是牠死的時候。再聯想到王家衛電影總是晃動、寂寞的畫面，可不就是一個關於現代性的都市寓言嘛！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曾寫過一本《單身社會》，說，當一個單身社會到來的時候，社會就需要在一切領域都預先搭建好適合每一個體獨立生活，又不離開共同體的社會結構組織，以讓單身的所有人有一個依傍。這本書有很多數字，看起來有些枯燥，可居然暢銷不衰，估計就是它的理念贏得了大家的共鳴。這麼說起來，「死了麼」也是這都市症候的一個插曲吧！